

/凝视非洲/

贾志红

笔名楚歌，生于湖北武汉，久居河南洛阳，如今在非洲红土地上。



奢侈之地

我在一个四月的夜晚踏进进埃纳的院子，发电机隆隆地响，院子里的灯光是原野上唯一的光芒，趋光的昆虫密密麻麻围着灯飞舞。一只黄狗奔过来绕着我嗅。

我站在一间小屋前，同事们帮我行李拎进屋。小屋很小，是我的卧室兼办公室，有木窗，没有玻璃。一台窗式空调，被固定在另一面墙上的窗洞里。日光灯的瓦数足够大，角角落落都很明亮。

小屋是两个男同事专门为我腾出来的，他们挪到一间集装箱改建的宿舍里，与其余同事睡上下铺。我作为唯一的女员工，拥有了最好的房子，土坯墙、铁皮瓦屋顶。

小屋在院子正中间，与厨房、餐厅相连，周围是改成住房的集装箱。窗下是密集的灌木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只能看见深色的影子，有几根藤蔓正沿着墙壁奋力往上攀爬。

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步，领导老何说，夜里不要穿凉鞋或拖鞋出来，小心蝎子和蛇，早点儿休息，十点关发电机，男厕所没人的时候你能用，已经让工人在门上装了插销，条件艰苦，没有女厕所，正在建，这儿的工人干活拖拉。说完，他就进了一间集装箱，那是他的卧室兼办公室。黄狗摇着尾巴跟在他身后，在集装箱的铁门咣当一声关上后，无奈地摇了几下尾巴，卧在了门口。

黄狗是非洲土狗，短毛，瘦小，眼神温顺。它仰起头往空中瞅，几只蝙蝠在半空中飞，黑色的影子掠过屋顶。一个黑姑娘的身影闪进灌木丛，窸窸窣窣，夜在低语。

我用两周时间习惯了在空旷的原野上，在杂乱的灌木丛中，像当地妇女一样与大地直白地交流。黑妹杰内芭对正在建设的女厕所充满好奇，她喜欢站在菜园旁的一堆青砖边看工人垒墙，有时候还帮上一把。

厕所的四面墙建好后，该在房顶铺铁皮瓦了，杰内芭更是久久地盯着，眼睛里有羡慕，也有忧伤。她家就在附近，几间茅草屋趴在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下。在她眼里，原野就是最好的厕所，那么好的砖和铁皮瓦，应该用来建造人住的房子。

更令她惊讶的是，厕所的地上竟然还铺了瓷砖，墙上朝着菜园的那一面砌了花窗，若不是有一个抽水马桶，这间小房子分明就是整个埃纳最好的住房。

不过，令杰内芭叹为观止的抽水马桶常常抽不上来水，更多时候，我需要从几十米外的水台上提水来冲刷马桶。杰内芭在厕所启用初期仍然坚持在原野上方便，在我的一再邀请下，她才极不情愿地和我共享这座埃纳原野上最豪华的厕所。

在我眼里，这里也是一个奢侈之地。藤蔓从花窗那边伸进来，短短几天绿色就覆盖了半面墙。细腰蜂飞进飞出，衔来湿泥在墙壁上筑巢。细腰蜂是贪玩的昆虫，平时漂泊流浪，临产了才慌慌张张地筑巢产卵。那巢便也修建得粗糙，就像一团团泥球随意一扔，粘在了墙上。几队蚂蚁来来往往忙着运送红土，一座城堡堂而皇之地耸立在地板正中。最为惊险的是，门口的灯绳上，一米多长的绿色无毒蛇正在荡秋千，有时候是两条，身体缠绕在一起，它们在恋爱。

杰内芭常常站在厕所外面用无限感慨的语气说，这样的房子怎么能当厕所？

我在厕所里面也是这么想的。

/润尾闲话/

赵跟喜

诗人，中古史碑志文献工作者，喜散文随笔。读者君子，愿聆教诲。



儿时的游戏

儿时的游戏，大多都在黑夜，吃罢晚饭，村庄就是我们的天下。

后街的东头有片空地，是郭家的前院，空地连着大街，房子不知何年月塌了，留下一堆河卵石，石堆里长出一棵楝树，树影落在空地上，风吹过来，影子晃来晃去。月亮白花花地照过来，游戏开始了。

一群男孩子，分成两群，胳膊紧紧挽着，一字排开，领头的孩子喊一声“开始”，就向对方冲过去，哪一方的队形被冲开了就算输，然后重新站好，由胜方喊：“举举翎，耍大刀，你家人马叫俺挑！”输的一方喊：“挑谁哩？”胜方叫出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个人就走过来，加入胜方队伍，直到一方没有战斗力，一轮游戏才算结束。如此反复，直玩到月“移”星稀。

有时聚在空地上玩一种叫“叨鸡”的游戏，各自抱起一条腿，以膝盖和对方撞，有两个人玩的，也有三个人玩的。或者一群孩子，轮流和胜者“叨”，天长日久，就产生了有号召力的“孩子王”，游戏规则都听“孩子王”的。

这些都是在冬天的夜晚玩的，天寒衣单，这样跑来跑去，累得满身汗，脚也不冷。游戏结束了，还不想回家，月亮像一块冰铁悬在头顶，风摇晃着树上的楝豆，楝豆掉在地上，噼里啪啦乱蹦。夜静得像被冻住了一样，只能听见不远处涧河水从河坝上跌落的声响，还有夜鸟凄厉的叫声。

还有一种游戏叫“挤油”，也是为了取暖，一群孩子聚在谁家临街的门楼下，靠在墙上，用力向一个方向挤，直到把第一个孩子挤出去，这样往复不停，嗨哟嗨哟大声喊着，谁家的母亲找孩子，听见喊声一准能找到。有时吵得主人家不能睡觉，出来吆喝一声，孩子们一哄而散，很快就又聚到另一家门口挤起来。

“藏马虎”是最快乐的游戏，在村里规定一个范围，一个人躲，一群人分头捉。这种游戏要在有月亮的夜里玩，躲藏的地方多是胡同的幽暗处、坍塌的旧房里、谁家后院的柴草堆里。

后街有几条深幽的胡同，月亮照在胡同的半墙上，能听见墙洞里麻雀梦中的叫声，一群孩子就在胡同里窜来窜去，直到抓到“马虎”为止。

有时“马虎”躲在柴草堆里，躲着躲着就睡着了。长时间找不到，或者夜深了，孩子们就在街上喊：“马虎马虎溜家了。”听见喊声，双方就从各个角落跑出来，聚在一起，相约明天再玩。

春天来了，天气暖和起来，游戏会从村里转向野外，到小树林或河边去探险，一边跑一边唱童谣：“人之初，搯鳖虎，搯住先生大屁股。”“东西街，南北走，出门碰见人咬狗，拿起狗来打砖头，砖头把人咬一口。”“小小娃儿，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，要媳妇儿弄啥哩，半夜点灯说话哩，清早起来做饭哩。”

安静的时候，一群孩子会坐在凤凰山头看月亮，月亮像一个大蛋黄，从青龙山后飘上来，忽悠悠悠，一下就跳离了山顶，又大又圆。儿时的月亮要比现在的月亮好看得多，月下的游戏，更是难忘。

/关关雎鸠/

姚智清

一个喜欢教书、喜欢码字、喜欢弹琴、喜欢画画、喜欢一切有趣事物的大学教师。



幸福婚姻的样子

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。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。将翱将翔，弋凫与雁。

弋言加之，与子宜之。宜言饮酒，与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

知子之来之，杂佩以赠之。知子之顺之，杂佩以问之。知子之好之，杂佩以报之。

——《诗经·国风·郑风·女曰鸡鸣》

先秦人怎么过日子，留下的记载很少，《诗经》中大多也是爱情诗，写到两情相悦、相思成病刚刚好，直接收手，让后世传唱，写到婚内小两口生活的怕就是这首《女曰鸡鸣》了。

这首诗采用对话体，描述一对夫妻清晨醒来时的床头话。

女子说：鸡叫了，天要亮了。

男子贪睡道：天还没亮，不信你起来看看外面，启明星还在眨眼睛。

女子好言相劝：你看大雁和野鸭已经在翱翔了，快去打几只。等你回来，给你煮好，再做几个小菜，我们一起饮酒，就这样白头偕老。琴瑟合鸣，岁月静好。

男子说：知道你嫁给我很辛劳，知道你顺着我对我好，送你杂佩报答你。

这首诗写得非常形象，完全可以当做电影来分析。第一个场景是叫早，妻子先醒，推醒丈夫，丈夫却孩子气地赖床。第二个场景叫规劝，妻子好言相劝，安排了一天的工作，并许他打猎回来后好酒好菜夫妻共享。第三个场景叫赠佩，可贵的是丈夫知冷知热，感念妻子的付出，用礼物相赠，夫妻和睦，岁月静好。三个场景一气呵成，贤妻、良夫，恩爱无比，撒的是千古狗粮。

孔子说“郑声淫”，朱熹更甚，认为《郑风》21篇，有15篇涉嫌“淫诗”，还认为即使同为“淫诗”，郑风却有甚于卫风。因为卫风是“男悦女之辞”，郑风“皆为女惑男之语”，“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”。在他看来，卫风中男人喜欢女人是可以理解的，郑风中女子诱惑男子没羞没臊、十恶不赦。

然而，就算是如此正统、刻薄的朱老夫子，对《女曰鸡鸣》也是赞赏不已，以为“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”。可见，在古人眼里，男欢女爱可以有，但不可以过分，妻子要守妻子的本分，丈夫要有丈夫的作为，爱而有度，才是值得称道的。

就像这首诗中写的，妻子勤劳持家，知分寸、懂道理，性情温顺，说话委婉，体贴入微。面对贪睡的丈夫，她不急不恼，温柔相劝，并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富有情趣。丈夫的形象也非常独特，我们看惯了相思无着的焦虑男子，也看惯了二三其德的渣男，像这样懂得回报的丈夫实在不多见。相爱简单，相处太难，尤其是能如此情意绵绵，就更属不易。

闻一多在《风诗类钞》里断言：“《女曰鸡鸣》，乐新婚也。”为什么非得是新婚？大概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这种“你依我依，忒煞情多”是新婚夫妻的专利，婚姻只会使其消磨殆尽吧。其实也不尽然。这首诗最让人感动的诗句是“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”，这不禁让人想起张爱玲与胡兰成婚书上的“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来。可见，从《诗经》到民国文人，对感情和婚姻的期盼都是一样的。婚姻中的“好”是结果，“静”是过程。那种彼此心疼、彼此信任的理解，那种不吵不闹、有商有量的默契，才是幸福婚姻该有的样子。